



心史全

魚
一

13
2473



仁
2473

心
史

天君本紀序

心學之於人大矣自濂洛諸賢以至我朝名碩或爲
註解或爲圖說言之極備辨之已詳以余謏寡之見
雖使循塗守轍依樣畫葫尙不能透其萬一況可以
別拓門戶發前人所未發之旨哉然恥不若孫吳而
遂廢其兵恥不若儀秦而遂囚其舌則是畫也畫聖
人之所斥也余何必自沮自棄不試千慮之一得耶
先儒之言譬木則根也譬水則源也余將達其枝而
采其華涉其流而揚其波聊試窺管之見亦無所不
可遂不用蹈襲不事研究初出已見作爲此篇其冥

仁

行適埴之病穿鑿傳會之罪烏敢逃也其立言之法別爲序次如左



總論

取物引喻經傳之眼藏借人立名稗詭之心訣將透經傳之奧旨而先用稗詭之餘習則其遺辭下語能不矛盾矣乎然欲人易曉莫如引喻欲人必信莫如立名主論既正用意頗詳則看是紀者觀過斯知仁矣

天君之稱始見於荀子而范浚心箴特褒揚之蓋君者統萬邦而發號出令者也心爲一身之統而四肢百骸罔不稟令於心然後能全其天天君者天生之君也無位而尊無體而大其可不探其本而爲之紀

哉至若土地山水臺榭官爵之稱俱出於性理羣書而亦或有挾摛而成句者依倣而標號者知我者其惟此書罪我者其惟此書

人之始生心只是一箇天理而已及夫孩提之時知覺漸生而五官先爲之用四五歲則性情形焉四端感焉而有善無惡故次之以二相四司六七歲則智竅漸開而猶如止水之平不決則不流故次之以七竅方塘八歲則如田之種穀善養則茁茂不治則蕪穢故次之以丹田古之教人八歲入小學良有以也若虛度此時則善心日消惡心日長而將有扞格不

勝之患故自九年至十七年則總言其牴喪本心之弊十八歲以後知覺已成思慮已長苟非下愚皆可教導故使二相諫之太師輔導慎獨以養其內去邪以制其外誠意又心學之極工也故心正之後係之以真實无妄意雖誠矣而少忽審辨之工則私易間之故繼之以兩孽之亂亂既息矣則不可不優遊沉潛故次之以真經近錄而志不可自滿故戒之以活水之決乍違旋復彝性既全發之於言語容貌應之於視聽思慮無適不可然後心純乎正而至於內省無疚所立卓爾則正心之學蔑以加矣故終之以服

藥自此以後則更無着力處故遂絕筆於三十立之
後覽者詳之
古之人類多晚成而亦不以年邁自棄故蘧瑗五十
而覺非衛武九十而有箴人之培養成就固不限於
年紀之早晚也我國則不然僻在極東號稱朝鮮人
之生也稟太陽初出之精故未離襁褓便具知覺而
若夫就傅之齡善惡將分成童之際頭腦已判苟不
能迨此而早成將未免失時而自賊故凡此爲書紀
年過於迫促叙事傷於拘束後之覽是書者不必泥
看必以孔夫子十五志學三十立五十知天命七十

從心之訓參互反復可也

今此爲書專明心學淵源而全篇不露出一心字只
得隱映照管苟不沈潛乎章句之間玩索乎引喻之
意則曷以知良工用心之苦也昔有人評東坡觀稼
詩曰言水不言水言山不言山余於是記也亦然
既爲史體則不可無褒鉞故每年下係之以史斷而
既爲史斷則亦不必疊論心學故專以帝王家治亂
盛衰之源反覆立論而其中略寓心學之本意此亦
文章家起伏法也



本紀

天君明元皇帝

諡法

燭該萬理曰明

天君膈縣人姓周

周心要

氏諱泰然字正先

其先

其先

曰冲漠君生于無極之鄉贊天皇氏為大理卿

未生之

適莫有子曰衷降于人皇之世為中大夫教民有恒

後世有曰精歷事堯舜禹三代始制傳受法父曰腔

子有包含蘊畜之德內而不出天君生而虛靈先知

先覺及長益務存養周流運用時天下分裂訛言胥

動漆園人灰

莊子死心

蔥嶺人寂

佛氏寂心

各守谿谷

雄知

白守雌為天下下穀知榛蕪荆棘充塞恁地天君乃杖華
蓋華蓋握赤符赤符關之廓如會朝清明在朝遂卽
位于活水之陽國號夏於心火德王數用一色尙
赤建元中和

史氏曰姬周之先出自后稷而后稷之後有公劉
公劉之後有太王太王之後有王季積德累仁幾
百年而後始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天乃眷顧俾
作民主故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有光史冊爲歷
代最凡帝王之興鼻祖肇基於前中葉篤烈於後
而又有不世出之聖然後天其命之始爲勦業之

君今夫冲漠之事天皇而變理贊化卽后稷之佐
虞舜而播時降種也衷之俾民率性卽公劉之匪
康而止旅也傳受之道莫重莫嚴而精能制之則
是太王之翦商也含蓄之德至大至廣而腔能有
焉則是王季之貍音也四代迭興爲昭爲穆則餘
慶所發宜生虛靈之天君使之承天位享天祿治
天民以垂永世無窮之報歷溯千古無愧於文王
者其惟天君乎

中和元年尊腔子腔子爲太上皇居執中堂定日
三省之禮吾身鷄鳴而起必問其起居動靜之節

自是日以爲常

史氏曰太上皇之稱始自漢祖之尊太公蓋不忘其所自出之義也然漢祖之尊太公在於六年而天君之尊胙子在於元年漢祖出於勉彊而天君出於自然漢祖五日一朝而天君一日三省惟其性根於天不期然而然也然則天君之德賢於漢祖而與周武王之追尊三王足以匹休也夫

二年定都于齊

齊音

州別號曰虛明界使赤子不失其

居

聖人之心不失赤子之心

史氏曰爲國之道有三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三

者闕一則國不爲國二年者地數也應地之數定國之基則天時叶矣虛以受物明以燭物則地理得矣無知者赤子而亦得其居則人和至矣太王之來朝胥字武王之卜日遷鼎天君之是年定都其可謂前後一揆哉

三年有五行之端始置五事之官庸作書以誥曰恭水有潤澤之性人有肅敬之儀爾正爾貌爲德之符日從火有發揚之象人有順父之量爾出爾言斯遠暴慢日明木有條達之理人有觀見之用爾審爾視無微不燭日聰金有收藏之功人有聽聞之司爾察

爾聰非禮勿聽曰睿土有德之義人有周通之智
爾永爾思蔽以無邪於戲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令色
足恭惟聖恥之貌惟口出好興戎發禁躁妄千里應
善言視於無形視聽於無聲聽由外達中無思不服
於是五官分職各率其屬以佐王安國
史氏曰庖犧氏得龍瑞而紀官軒轅氏得雲瑞而
紀官大凡天道無獨運之理則龍是天之官也雲
亦天之官也天道猶然君不可以無臣臣不可以
無官於是乎象天之瑞建國之官今此五行之瑞
卽龍瑞也雲瑞也以天君之德繼羲軒之治亦豈

不得其瑞而紀其官乎建官惟五而其事不一則
其與周官之六卿分職同一規模也歟
四年始立左右相以淳于善純人善性爲左丞相田知節
皆人情以爲田發爲右丞相善掌天命之賦於物者常
以堯舜之道稱於王前稱堯舜知節掌人事之應於
物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必入告于內不失其正
善字子有靜天人之性州人知節字子和長發人
史氏曰黃帝得風后而終成垂衣之治高宗得傅
說而終藉敷學之功天君得二相而終敷靈臺之
化凡人君之治天下專係於宰相之得其人而宰

相之輔其君亦不外乎天命人事之得其宜而已
嗚呼使千百世爲吾人者得免爲夷狄禽獸之歸
者其非天君相二子之效也耶

五年建四司令信臣總之一曰惻隱之司統衆善之
長行不忍之政二曰羞惡之司明裁制之法下萬事
之宜三曰辭讓之司掌天理之節文協人事之儀則
四曰是非之司周通萬物總執百事使爭訟曲直咸
就正焉信臣則無定位常兼察四司而補其不足時
右委任五臣大小國事必取質而後行之五臣者亦
自以倚毗日隆輸誠竭力雖所掌不同而相濟爲用

進退出入未嘗須臾離焉

史氏曰堯命羲和分宅四隩舜命一人總領四岳
則隨時損益易地皆然今夫四司之名其分則四
隩之宅也其事則四岳之職也周書曰官不必備
惟其人四司之備官其亦惟其人乎

六年命混沌鑿七竅封比干墓立儵忽祠

史氏曰比干聖有七竅而商紂殺死則武王之先
封其墓固其宜矣儵忽日鑿一竅而混沌自死則
天君之特立其祠抑獨何哉周書曰肇稱殷禮咸
秩無文儵忽之祠其亦無文之秩也夫

七年築方塘半畝君親製方塘賦其辭曰
彼原泉之混混兮涵一泓其無涯初發源於濫觴
兮終順性於盈科勿搏躍於過顛兮不淆濁於混
沙義取象於育德兮媿告功於無事余幼好此觀
水兮顛有術於灌溉曷真源之復溯兮惕狂瀾之
橫潰要含蓄而不洩兮指半畝而爲正續繫斯而
筵斯兮沛馘汨而清淨紛既有此內美兮錫嘉名
曰方塘開一鑑之淳耀兮蘸雲影與天光固匪永
而匪廣兮爛可泳而可方滌湯盤而日新兮拓文
岸而先登余徘徊於這裡兮儘如許其得清何世

人之汨沒兮若涉川而無津旣滅頂於慾浪兮又
放踵於貪泉譬行潦之無源兮可立待夫其涸或
由冰之互疑兮忽魚沼之匪樂叩招招而須友兮
甚乃啓而乃沃觀魚得於盆池兮玩鷺性於盤澗
資之濶而逢原兮洞酌彼而付他中流行其自在
兮戒著物而便搖跟寧焦於貼原兮船不漏於撐
篙羌善養夫氣浩兮廓獨潛而德潤朝余沐而暮
浴兮疇克窺此渺漫辭曰塘之清涵太虛塘之廣
涵柔祗塘之靜包萬彙塘之動應萬事塘之波用
則行塘之源舍則藏泳哉游哉聊以相羊

史氏曰國之有池塘所以節勞佚而玩物性也故周文之在靈沼樂其有魚鱉則天君之築方塘亦豈無樂其樂之道哉宜其物躍之魚洋洋潑潑而史闕其文惜哉

八年正丹田經界行惟一賦法誕降嘉種時耕堯田

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太倉稔米必是

日益耗損乃使耕者各受半畝無耕必田者無要俱

為聖人氓親行勸農若曰

胸中長有四時春民懷邁種聖人以爲萬世土予其明農斯占日日之豐庸具生生之理蓋聞周雅

滕公問井地而不能行天君不割而能正經界

多感發之詠戒彼驕莠之切切鄒聖勉播種之功哀哉牛山之濯濯夏畦受病何嘗無慮而無憂宋苗擷長奈非勿忘而勿助苟或蔽物而安暴奚異舍已而耘人是以惡莠亂苗魯聖譬養性之訓服田力穡殷宗有敷腹之箴是謂在中也耕可見無是則餒肆於方寸之內定爲尋尺之規溥博如天起經綸於其上敦厚配地毓精靈而積中禮以耕義以種學以耨仁以收既直養而無害元爲萌亨爲長利爲熟貞爲固猗自古而有年德稷惟馨寔朝種而暮穫性禾方苗無爾界與此疆夫孰曰不

如老農必可稱自有好地時省時察寧憂山谿之塞茅日栽日培殆勝甫田之觀艾得天地中和之氣稼我既同有雨露涵濡之功耕者不讓夫然後既富方穀孰不欲實斯活函於藏予將請學為稼爾無自安惰農苟能勉勉孳孳恒戒十寒而一曝終焉熙熙穰穰不啻二菑而三畜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史氏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書著無逸詩詠七月周公所以戒成王者深且切矣夫君之政始自經界使天下耕者皆欲耕於王

遺父御八駿
而收父諫意
馬

之野則九一之稅可行於半畝十千之耦可觀於聖氓若天君者可謂知仁政之所先務矣

九年馬生丹淵水中名曰意馬善驚高遠造次之間馳逐千里君得之將周流四方收父心收放諫曰君臨

惟危之人行惟微之道何不克已之私如制悍馬防已之欲如御朽索而必欲橫逸競驟馳下九曲之羊腸使元元之人為鬼為蜮坦坦之道鞠為茂草也哉昔周穆王得八駿馬窮轍跡於萬里紫陽朱夫子作詩曰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蓋傷外物之反為主也願君懲創而回悟焉君

曰不然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吾之思既無疆矣吾之馬又斯臧矣易曰良馬逐艱貞苟能不忘艱貞之戒而不失馳驅之範則惟危之人可以自安惟微之道可以自著夫何患焉不聽

史氏曰漢武帝時馬生渥洼水中天子以為瑞作神馬歌用之宗廟汲黯諫不聽夫神馬非負圖之驪渥洼非出馬之河而馬忽生之謂之不祥也亦宜矣其後竟與竊贖從民貫馬其兆朕之先見有如此矣今此丹淵之馬亦一渥洼之生而天君之好之何如漢武之歌之也收父之諫之何如汲黯

之爭之也其後竟致驚高遠馳千里之失嗚呼君不役志天不降異君不貴異妖不勝德況可以視異以為祥視妖以為瑞也哉

編伎之中
性尚存如
之衆陰一
在上

十年立弟彝為順疆侯是曰一乘彝宗室編為魏侯詩魏

史氏曰周武之諸弟有康叔之賢管蔡之惡漢景之宗室有梁王之忠吳楚之逆不知其惡逆則是不明也知而封之則是不仁也漢祖之智猶必預度武王之聖寧有是理嗚呼封建之弊一至此哉軒轅氏有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十四則意者其

餘十一人俱無牧民長官之德故未得胙土命氏之典今此天君之彝所秉既正好是懿德宜錫土姓以生烝民彼兩庶孽者或招刺譏或懷戕害雖廢爲庶人靡有子遺固不害於大義滅親之道也何必封之爲侯然後始爲敦宗之風哉大舜封象於有庠而萬章疑之鄭莊封段於京城而伯恭譏之由是觀之封建之法尤帝王之所當審慎者也十一年天竺國獻一猿名曰悟空出西遊常在六廳之中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見宋書收父諫曰昔者明王慎德四內咸賓畢獻方物惟學習之鷹稱德之驥

太保以服食器用爲昭德之致收父以鷹驥虎兔爲昭德之致

炳文之虎察理之兔王乃昭物之致不役耳目御六藝之珍駕游道德之平林人不玩物罔或不謹今猿東西跳踉左右叫號罔晝夜頷頷應接不暇非正也請納諸胡孫之帟胡孫入帟得蒙君子之化爲君子君不聽史氏曰周武之時西旅貢獒而太保進戒夫以武王之聖何損於一獒之受而太保之戒終之以一實之虧功則今六廳之猿無異四尺之獒而收父之諫反切於太保之訓古之人臣炳幾防微未嘗以細行而忽之小失而略之嗚呼商受之象著竟致臺榭之日侈周穆之狼鹿終啓荒服之不至則

後之人君可不於是而鑑戒哉

十二年君在位日久漸不克終時有四蠹五寇二豪
七蕩之謠四蠹者長名意次必次固次我善奔走善
藏避各以其私眩惑疑似而五寇又為之內應五寇
者曰衛濮博曰趙治色曰甘芻飽曰溫適暖曰蒲賢
博多才能善誘引伺候於五官之門表裡於四蠹之
間而一以迎合怡悅為事每國有大事必就謀于二
豪之家二豪者伯曰希饒富仲曰希達貴希饒知聚
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予希達知進而不知退知尊
而不知卑常以貪饕榮顯為事而又與七蕩為應援

七蕩者右相之別族曰隨欣喜曰顏悻怒曰樂極哀
曰伏威懼曰鐘耽愛曰仇瞻惡曰何縱欲其初立朝
也動遵法制惟君稟令號稱七正情始為四蠹所誤
中為五寇所誘終為二豪所惑迭相纏繆刻忽靡常
自是君不親庶政舉國而委任焉

史氏曰晉獻公不甚狼戾而二五先倡宋真宗未
必怠荒而五鬼為導大凡始勤終怠人情之常安
養既久逸欲易生當是時也苟非伏節死義之操
必為阿諛取容之臣彼四五二七之徒豈盡寇賊
妄究之姿而既無面折廷爭之風故從之以承望

求合既惑其君又誤其身為世大戮豈不哀哉

十三年君出畋于赤水之表四蠹五寇二豪七蕩皆從之行迷魂之陣建伐性之旗駕詭禽之乘闕射鵠之繳橫奔競馳散無紀極騶虞之仁枉被殺害逸騏之氣橫脫羈勒君樂之自是或日一返焉或月一返焉或十旬不返其餘日月至焉

史氏曰古之帝王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從而扈衛羽毛車馬干戈戚揚皆中法度出必卜吉返不終日是故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威儀棣棣謂之

君人夫然後百姓喜色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今天君之出畋已違其時而侍從既非其人威儀又失常經則安得免濫殺橫逸之患况出入無時愈久愈遠則雖欲無危得乎伊時百姓必將疾蹙相告曰吾君有何疾病歟何為此田獵也可不惕然而警省哉

十四年君盤遊無度其臣齊應物與其徒乘時作亂將奪據王宮五子四司與信臣咸怨述五不端之戒以作歌其一曰君子體我足以長入自身而家一國興仁今也不端淪喪天真無惻無隱罔念自新凡我同胞

盍歸振振端仁之二曰浩然之養集我所生勝利故
肥在德爲亨今也不端罔羞罔惡哀哉斯人遂舍正
路勞勞穰穰而不自悟端義之三曰六藝之首殷因
周因進退揖讓吉凶軍賓罔不取合以正五倫今也
不端罔有儀節一言以喪豈爲我設端禮之四曰樂
水之性周流無滯物各付物斯爲大智君子資我萬
民以濟今也不端是非都喪小而挈瓶大而括囊體
一用殊終焉自戕端智之五曰事人治民我績乃茂
化及豚魚寶爲甲冑始也用我蠻貊可行今焉舍我
輒輒俱傾哀彼四友隨感不見君如改諸携手後先

端信
之

史氏曰太康敗于洛表而后羿距河天君敗于赤
水而應物奪宮太康之五弟作歌於前天君之五
臣遂歌於後蓋其義同死生情出怨慕其哀矜惻
怛之意溢於辭表苟使人君少有秉彝之性寧不
瞿然而顧幡然而改哉太康終爲所戮而天君不
遠卽復或者五臣之歌有勝於五子之歌耶抑天
不欲終喪天君而然耶世之稍欲自好者一言不
合則輒謂之吾君不能而望望然去老死巖穴其
視五臣之善辭微諷爲何如也嗚呼安得與此五

人同時耶

十五年蠱

食虫之心也

史氏曰春秋書蠱者屢而有經無傳杜預註曰不為災不書書蠱為災也今夫蠱亦蠱類而為害於人反甚於蠱特書所以警也史筆秉直何代無賢嗚呼螢乾蠹老頭白汗青者要不外乎隻字之謹嚴何必書之於經發之於傳然後始謂之良史也哉讀者宜詳之

十六年河間人艾艾選入宮年頗少君好而慕之如好德者

艾知好德如好色

艾少慕之以賢賢之性時淫鄙

則天亂國舉人作詩艾艾入宮舉人作傳

成俗鑽穴踰牆之徒接跡而起有舉人作河間傳以刺之艾艾趙冶之族女也

史氏曰趙婕妤生于河間而能配英傑之武帝寔生仁明之昭帝河間雖謂之地靈可也彼淫婦者本以貞苦之姿一失其身終至於且窺且合遂使河間之名不欲掛人齒牙間古之人君無永棄之士無難化之俗苟率以正燕趙之椎埋可變鄒魯之禮讓曹檜之侈靡可變魏唐之勤儉何必以地名河間而遂認為生淫婦之鄉哉然則艾艾之入宮專由於天君之啓之也苟使天君好德如好色

賢賢易慕少則艾艾之淫鄙安知不變為貞潔自守之姿哉吁

十七年熒惑守火星心火國之分野火心司星子虛星虛

諫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熒惑者妖星在天為熒惑在人為蠱惑往年蠱為災今年熒為災天將垂戒以示人君不恐懼修省君之國將日危危惟矣何不虛靜以禳之君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子虛退曰君之惑滋甚我不顧行遜

史氏曰宋景之時熒惑守分而君有君人之言終徙一度天君之世熒惑守分而君恃在天之命將

孤竹二子
馬而讓天
二相叩兩端

濱危匹惜乎同一司星而子韋得君如彼子虛逢時不幸忠臣志士安得無不遇之恨哉

十八年君出遊郭郭之必郭性之外左丞相善右丞相知節叩兩端而諫曰君受命于帝為統于人國之有君猶形骸之有精神也神明內腴然後百體從令可使百體從吾之令不可使吾從百體之令也明矣昔楚昭王以六千里為讎人役今君以方寸之地為形之役臣將見學國之人乃獸乃禽乃心乃禽乃形矣君即位之初端拱深居與臣等未嘗須臾離九年以後君志漸改意漸惰十一在內十九在外然未嘗遠去近

出入無時莫知其趨

年以來待臣寢踈養臣寢薄出入不相告乘輿已駕而君之有司莫知其所之職競喪亂五藏已罄六府不修共我五官各私其司百執事隨君驅馳不復稟正於臣矣臣才踈誠淺既不能匡救君失將韜光晦彩匿跡鏗影不欲復廁於人類然君之位即天賦之位也二帝三王存此位者也夏桀商受亡此位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位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位之存不存如何耳君承前聖所存之位盡念殷周之所以存而必蹈桀紂之所以亾也臣不忍坐視其亡請從此辭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予與公

等同族而異支蓋生死而休戚者也余其惕悟公其相予昔黃帝氏遊赤水之濱遺玄珠一枚心喻使象罔求而得之予將使公等求吾所失於赤水之中可乎即日回駕大戒於國命乙相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臺二公乃召工人獨孤苦良良工良心良編良若良○良避良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命之曰靈臺既成使司戒司司司司司墨卿撰靈臺上樑文其文曰

伏以闢門戶而謂乾有身其眇起樓臺於無地為靈也昭允矣玄幽之遂通煥乎丹青之莫狀蓋聞粵自人皇參三才之後厥有神臺闢八牕之儀茅

宮瓶精一之規安安爾極薰殿設益三之制穆穆其門宮室菲卑禹無間於安止邦家寧輯湯於是乎建中文臺始營母畔援而母歆羨武堂肯構無反側而無黨偏是制也孰非同人其義則寓諸大壯是以從規矩於數仞孔聖所以不踰定繩墨於千門孟氏所以不動聖於是苟完苟有人孰不爰處爰居嗟漢唐架屋之徒幾年茅徑之已塞幸濂洛透關之學今朝竹牖之已開顧危安微著之機罔不由是伊動靜語默之妙允出在茲欽惟我天君系玄胄於涵養主人氏炳靈於道德君子服氣

母教胎之化無不善於厥初體宗子同胞之仁以直養於所受菴本虛無迹之位曆數在躬播至靈不昧之譽天賦爲命始也實鬼之瞰室未免誘外之嘆今焉虛神之守都庶圖宅中之治苟無止宿之所曷爲常存之方爾乃命彼這裡工夫工見上文夫役也造爲空中樓閣穹林秀木用爲支厦之材荒屋土墻變作安宅之址徠客氣而聽命洞開次第之門詔主翁而審規廣拓來往之窟其基焉圓不徑寸是時也陰當惜分藹然有四方之端豈外物之能蔽倏甫起一片之制若神靈之所爲厥功告成

嘉名肇錫五關無閉格汝耳目之官股肱之臣六
府孔修愷我形體之天主宰之帝安排整頓焉有
靡室靡家之歎深厚淵潛庶享攸芋攸寧之樂於
是謂其府曰靈府謂其扁曰靈局左曰夢覺之關
右曰紬繹之闕名其水爲活潑之水名其階爲近
思之階舍曰神明門曰道義船有執定之柁盤有
洗濯之銘臺之傍有絆馴之鷹鷂臺之下有求放
之鷄犬其木則桐葉分絕其草則芭蕉抽新樂設
同安之鐘聲未了而悟變寶得滄洲之鑑垢已盡
而見明照秋月寒水之光恭惟千載玩白紙虛明

之字湛然一張或景星或慶雲或雷雨或烈風臺
上之六氣也而清明而極熱而漸涼而收斂臺上
之四時也然後赫赫厥靈翼翼其小如客敬主居
已達於一間以君使臣令則從於百體透得闔闔
寧或自家之倩人剖破藩籬無憂破屋之御寇手
探足躡春敷六六之宮氣朗神清天繞三三之徑
法門眞得夫孰謂之蘧廬暗室不欺尙無愧於屋
漏開之爲灑掃應對之節打破圯土之墻居之以
提撕警覺之要遂作納約之膈窺乎潤屋之廣胖
洞然幽闕之清虛茲陳六偉之文庸揭八荒之闔

兒郎偉拋樑東肝木亭亭擁蓋同元氣發爲明四
目精神只在保王躬兒郎偉拋樑西肺金聲發中
高低親如臚臚相爲用出納王言復耳提兒郎偉
拋樑北腎水深藏行水德在昔殷王歷告敷人人
可使沉潛克兒郎偉拋樑中胃土爰看稼穡功粒
我烝民皆爾極肥甘不必辨魚熊兒郎偉拋樑上
起哉元首賡歌颺擡時似敬俯時恭容直合爲君
子尙兒郎偉拋樑下踏來實地躩如也折還進退
中規儀趨以采齊行肆夏伏願上樑之後處之彌
廣廓然常虛三門洞開必擇出入之路四柱高擎

必爲南故姑
國地南

永作安著之基邵堯夫十二行窩苑爲景仰之所
杜子美千萬廣厦恒存大庇之思
史氏曰漢文帝欲馳峻岷而袁盎攬轡漢元帝欲
御樓船而張猛免一古之良臣將諫其君必愉聲
怡色宛轉委曲不惡而嚴不巽而恭然後可以轉
日而回天故齊之晏子因景公遵海之間而歷陳
遊豫之度流荒之失竟作君臣相悅之樂今天君
之失德過於齊景而二相之賢雍容不迫一言感
悟遽作君臣相悅之臺恨不使徵招角招之詩留
傳於千載之後與靈臺上樑之文互相羽翼而論

伯仲於其間也

十九年以翁惺為太師誥之曰君道貴常師道尚問
 惟先生顧名思義無常叩問以匡予不逮我聞曰神
 惺則氣清志惺則意專有問則有答有答則不忘既
 往之昏如酒為醒今也則悟如睡即醒昔越王勾踐
 使人呼曰而忘會稽之恥耶予則使先生呼曰而忘
 惺惺法耶嗚呼味爽而起思慮未散夫子在座顏曾
 後先當是時也不問自惺及物之交應接不暇閃東
 忽西昏亂怠荒當是時也雖問未惺先生欽哉惺拜
 稽首曰惟鐘待叩而應后待問而惺后克問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清問惺字主一瑞巖人也

史氏曰三公三孤輔養之官而昵陪之際隨事彈
 規燕閒之際愆違莫察於是乎宦官宮妾宵小之
 徒乘而間之竟使蕭望之長孫無忌之賢遂陷於
 拘囚貶殛之禍信乎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不可
 頃刻忘也自翁惺之為太師問答相續酬酢如響
 雖有覬覦之輩何從而乘其隙哉宜天君之日臻
 於無過之域也

二十年流四蠹于絕域子絕 殛五寇于禁苑禁甚
 放二豪于雲夢富貴一場春夢 竄七蕩于中山情適中要 四

罪而國內咸服太師懼曰彼四蠹五寇者若夷猾夏如莠亂苗宜流宜殛永絕根本至於二豪七蕩名與實異雖聖人亦不必使之去惟有德以將之勿使過度昔隋唐之奸臣為唐宋之忠臣忠奸之分顧在上者導率之如何耳今若去其所短取其所長中而母過和而不流則何害之有請還之君從之自是二豪聞風而不貪七蕩守正而不搖卒為善人

史氏曰舜之四凶流放竄殛而至禹之時三苗僅為不叙天君之四罪曾未踰時而二豪七蕩遽已化善壹此弗懈差過時月安知四蠹五寇之又

歸正耶然則天君之德賢於堯舜遠矣哉

二十一年廢宮人艾艾立妃慎氏為皇后后謹之女也每獨處一室不欺其君常誦曾氏賢古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句曰內省之道當恐懼乎其所不觀戒慎乎其所不聞母曰不觀神目如電母曰不聞耳屬于垣毫忽不謹仰愧俯忤靜處不慎動輒有違常以是自警以成內治之美人比之姪之德

史氏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詩稱刑于書揭觀厥蓋以內外交養儀刑不忒故也艾艾既黜而慎后正位不欺暗室無愧屋漏則其貞淑之德

春秋書狄侵
我北鄙我者
歸重之辭

宜配天君而終成內治之美也

二十二年無形寇侵我南鄙南心屬君誕告股肱曰蠢

茲外寇煽亂與訛投間抵隙為我國病心為厥苟不早

為之圖人之類滅矣疇能奮庸為朕徂征心為厥愈曰有帥

在外曰志君曰愈予聞如何愈曰受業於喻戰之門

樹績於養勇之國孟志子帥兒其堅確之操剛毅之氣足

以收一原之奇功君曰格汝志朕聞三軍可奪帥也

匹夫不可奪爾其戰戰兢兢合軍并力一鼓克敵克喻

志帥拜命而出乃會氣卒誓于師曰桓桓有眾咸

聽朕言惟茲外寇無形無迹叛道背德遊宴之中有

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

隣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

忽然之際蕩我五藏撓我六府劓我七竅壞我四司

我國之危微惟危惟微迫在呼吸爾尙一乃力其克有勳

時夜氣益清養夜養氣志帥登靈壇之上仁木之旌在東

角義金之槍在西角四勿之旗在南角智水之陣在

北角忠信之甲冑在中央井井而行堂堂而列意城

人智能真能遮道獻克復之策曰將家之用兵卽儒

家之克已法也知言以開前則疑兵不敢窺養氣以

培後則追兵不敢躡然後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判然

於胸中而熊虎虺豨百萬之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
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生是以千里轉戰所向靡敵
若初無料敵制勝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而徒恃
其勇輕先赴難鮮不敗事此朱夫子所以喻孟子告
子不動之異者也况彼外寇窟穴乎情田淵藪乎智
寶蓄銳而俟伺釁而動若使我國之人公而不私
難易私而我國之道明而不昧道易難明則彼將自戢
之不暇安敢朋分角立而交戰于中哉詩曰薄伐玁狁
狁至于太原夫聖人之禦寇也盡境而返無侵吾疆
而已此原憲所稱克伐怨欲不行之道也惟將軍毋

泮宮賦賦
問之陶靈臺
賦賦志帥之

貪利毋熾慾以正心正行師以收放收爲功志帥拜昌言
曰俞乃使魯廣德魯頌德心爲謀主姬載寧周雅寧心爲
軍師兩人者俱不爲血氣所使不爭能不伐功遂進
兵出五關之外是時四蠹流五寇殛二豪七蕩皆悛
舊習盡忠事君無形寇遂絕內援六間不得售三惑
不敢迷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志帥遂班師獻
賦于靈臺之下既訖君使衛秉淵衛詩塞淵撰克復頌
曰
伏以隱若一敵方深蠱害之憂繞彼衆形聿觀復
初之慶請以戰喻圖攸克終粵若楚武王之天道

蕩盈誰取喪性之譬周亞夫之夜壁堅臥庸作持
志之方苟或守不固而防不嚴曷以安其中而制
其外欽惟我天君居以太宇做去單槍詩書將之
登壇視猶勝也禮樂卿之制敵抑而強歟頃緣隄
防之或踈遽致寇敵之來覘役外物而荒惰殆甚
周室之寢微則中遷而蔽交便作秦求之無已嗟
梁俗萬取之習勢方熾於利吾奈范箴衆攻之機
形已成於物我苟任谿壑之充慾自歸昏迷有甚
炎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于時天地之志吾其帥天
地之氣吾其徒環之若三里之城何患敵國之暴

頊焉在七尺之殼允爲君子之強折衝乎鱗俎之
間無好小勇禦侮乎衽席之上靡有時爭肆以閒
邪窒慾之方庸替塞井夷竈之法有千萬必往之
志我師豈欺守尺寸不失之規甬弱奚恃始也受
敵於四面皆爲寇讎今焉執訊於一中并其臣僕
爾乃廷以正官以正民以正展也內修而外攘神
則和形則和氣則和猗歟前瞻而後忽報千古而
實獲快免喪其本之嘆畜萬邦而式訛遂致通乎
道之美然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禦敵不以兵革
之堅如承大祭如見大賓每謹嚴於臨陳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帛傲戒於無虞奚但有志竟成抑亦是足以王頌曰休休有容秦師之誓維秉無競周道永世猗我天君靜而能定無一芥滯品物各正何思何慮以戰則克其克維何行道有得咸曰一哉王者無私遂開靈臺坐而治之

史氏曰軒轅之世蚩尤作亂重華之時蠻夷猾夏涵育之德無物不受而彼一種恠戾之類窺伺竊發無時不警是故人君無怠無荒罔失法度然後四方賴安國不受病今夫無形之寇纔發於天君改悟之後兵不血刃幸就殄滅顧何損於天君之

德而亦足以有補於自警之道也嗚呼一念或忽舟中皆爲敵國一事不謹赤子化爲龍蛇可不戒哉

二十三年封真無妄爲誠意伯實之子無息之弟也其先日誠以感神之術爲伯益所薦贊禹征三苗無妄曾子弟子早入太學先以母自欺爲主曾子常稱之曰傳吾致知之學者無妄是也誠意關與修齊關通無妄常總理之破名利之關建中庸之門出入補導不少間斷

史氏曰靈臺獻馘志帥之功而剖符之初先封無

甚矣心學之難也既到實之域而一種編枝之狗未祛根

妄無妄不以自謙志帥不以爲憾苟非誠實之意
浹人骨髓其何能至於斯歟上下之間苟不以誠
田吳之論功便無足恠而絳灌之擊柱固所難免
苟以其誠管仲奪駢邑而無怨祁奚代以子而無
譏彼真無妄者三代四人世襲其誠與國同休則
宜其受天之祿垂裕後昆也哉

二十四年魏侯褊衛侯伎流言于國中曰二相將不
利於君君頗信之右相知節告左相善曰昔周公遇
管蔡之變而避位居東以待成王之感悟正我輩今
日所遭也盍避位以俟之變情易左相曰不然周公之

如孫賓之直走魏都李應之潛入京城始如管蔡之編亂終如吳楚之自潰

時同德之臣同亂臣十人尙有典刑故二年居東而猶
不危微今若一日避位則君之國將日非矣寧可坐
視其亾耶遂就謀于誠意伯伯曰惟先格君之非時
魏侯褊委國政於其將倚衛侯伎任軍事於其將求
遂與無形寇餘黨約日舉事伎攻惻隱司不戢等則褊
攻是非司不編倚則無形寇之黨攻順疆侯彝彝乞靈
于誠意伯伯日事急矣乃使侍中恢對褊之直走魏
都攻褊之內部褊者內公孫慈慈以去潛入衛師
破伎之前部於外見褊與倚奔蕩道無偏無黨而死
伎與求走匿於浩好音生不害則好生而不害之家無形

成王感悟親
迎周公天君
感悟親近二
相

假使當年身
便死一生真
偽有誰知

寇之黨悉為彘所執也於是君大感悟親迎二相而謝之是歲丹田大熟

史氏曰賢哉二丞相也周公之聖猶且遭言而避位假使當年吾身便死王惑不回則千載之後誰識勤勞之本意哉彼二相者身處危疑而不自嫌避鞠躬盡瘁敵王所愾風雷不警丹田告熟抑可謂賢於周公者耶

新增曰確然哉順疆侯之所秉也管蔡作亂而霄叔未免染汚吳楚起兵而梁王幾至陷敗所秉不固則流言易動所執不素則衝突莫遏當是時也

苟非順疆侯之賢曷以成衛王室之功也

二十五年進講真經與西山君謂侍讀官曰此篇首

論三代傳受之道卽我祖宗所制章見而為我家家

法者也吾子孫宜拳拳服膺遵而勿失古人有言曰

欲法堯舜當法祖宗以堯舜傳受之法為我國遵守

之方則何患乎人之惟危道之惟微哉羣臣稱賀曰

君之此言為天下福

史氏曰帝王之學莫切於尊經帝王之道莫謹於傳受帝王之孝莫大於紹先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其真經之謂乎切要之言傳受之心法皆載於此經

以天君天縱之姿藉平日講學之功宜其迥出三代克享天意也昔漢明帝執經問難而園橋門觀聽者以億萬計惜乎天君之世衆人蚩蚩不能園立乎靈臺之門而觀臨筵之儀聽侍講之聲也

二十六年五大夫秦官思五日思撰近錄君覽畢稱

善曰是書也破異端之窟鏘闢大學之戶庭會六藝

之突奧引東萊使我自不覺其歷六經之階立四子之

梯日進於無過之域若思也者一言以蔽之曰不出

其位者也思不出其位思宗正儼之子也嚴若

史氏曰陸賈新語猶回慢罵之習况近錄之爲書

甚矣正心之難也非敬何以防之

灌氏寧而有頽水之歌周氏明而有活泉之歌

上自陰陽性命之說下至日用切近之事罔不具載使天君一聞其說反求諸已終成修正之治思可謂有九之君子也君子有九思

二十七年活水決于五關之外命敬夫塞之敬者心之隄防

誥之曰水之性猶人之性方其靜也清淨澹虛及其

動時衝激奔潰可使疏其源不可使遏其流卿其往

欽哉敬夫乃發勝怠敬勝之卒召居聃王敬所之民築

之兢兢抹之業業不斯須斯須之敬而隄防成五關民歌

之曰活水平周氏明活水平周氏寧活水平周氏精

活水平周氏成活水平周氏誠活水平周氏情敬夫

之名人誰與京

史氏曰瓠子之決而漢武帝徒費木石之勞頻年為災民受其害惜乎其時廷臣無一如敬夫之賢也使役有方採築有制隄防永固民蒙其利後之役民興功者可不以敬夫為師哉

二十八年立子良為皇太子慎后出也一日三省若帝之初命之曰一有元良萬邦以貞汝念哉出茲在茲名茲在茲念茲在茲以承予危微之業良拜稽首曰敢不從所欲以規從心所欲不踰矩

史氏曰早建太子所以固國本也定民志也是舉

也天君其益泰乎命子之名而不以山川不以隱疾必稱其實則其與文王之克昌厥後武王之散財發粟同一旨義歟慎后謹獨而天君終有令嗣雖常存鷄鳴詩無庶憎之戒而亦不失螽斯章宜爾繩之慶此子思所以以夫婦造端之道為中庸第一義也

二十九年二月必執中故四時用中月東視屬木巡守至于銀海

行容端之禮講觀眸之規人莫敢度肆觀清盧侯

不視惡色盱眙人楊衡眉獻遠山圖眉詔却之五

月南言屬火巡守至于華池口停捷給之利捷利口罷掉

寸之師

為掉三寸舌

式慎緘之廟

古之慎

肆觀訥君子

子君

言於

却鑲金之貢頒守瓶之典八月西

金聽屬

巡守至

于曠垣

師曠之聰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升孔順

耳順

堂聽禹漏

三漏耳

十有一月朔

耳順

至于揚州

不揚貌

封羽山

子貌取羽

踏沒字碑

狀不

巡守

沒字謂之碑

歸格于冲漠君用豚

求收放豚

史氏曰虞舜之巡方岳而審制度明黜陟天君之

沒字謂之碑

巡方岳而式遵成典嗚呼若使天君并生於大禹

之世宜其相傳相受而加之以薦天之禮畀之以

總師之任也夫

總師之任也夫

總師之任也夫

三十年君內省而多疚慎后迎良醫卓立

而三

入見

立曰論症之法有三一曰省察法二曰克治法三曰

存養法省察云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云者用藥而

去疾也存養云者調養保護以杜無形之疾者也今

君之疾在膏之上盲之下非頂門一針可以下手今

若護疾而忌醫則呻吟北窓氣鬱不舒手足不仁若

瘵厥躬其比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之疾同崇而異

症苟失此時駸駸然漸到難治君之疾其危矣哉君

曰為之奈何立曰宜用調中之劑以去在內之疚遂

以乾強

音董

為君益智仁為臣遠志為佐復

伏音

神為使

鍊之以文武之爐制之以參同之契命之曰四君子
湯遂作四君子解曰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其乾
強之謂乎仁智之於四端徹頭徹尾其益智仁之謂
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遠志之謂乎易曰
不遠復又曰不測之謂神其復神之謂乎君子苟能
乾乾自強益之以智仁遠之以志慮反復其道而神
眇不測合此四德一日三服則無妄之疾不久自瘳
程夫子謝寄丹詩曰用時還解壽斯民惟君嘗試之
君服之翌日乃瘳享期頤之壽奠磐泰二名不之安
於乎盛哉

史氏曰呂后迎醫而未救高祖之疾慎后迎醫而
便瘳天君之疾醫非不良以其用不用之殊也汾
水秋風武帝悔過而輪臺之詔乃曰節食服藥差
可少病云爾則凡人君悔悟之後當服存養之劑
以去彌留之症然對症投劑醫家所難當是時也
苟非四君子湯曷以醫內省之疾也若卓立者真
所謂壽民之良醫也孔子門人有卓爾者立豈其
苗裔歟

贊曰自古帝王之生或蛇身牛首或八彩重瞳有非
常之相然後有非常之德天君之生其形若虛其貌

不揚宣其正位靈臺不雜而不離也叛業之初發輝
萬變守成之時防微謹獨使危者復安微者復著於
千萬年儆戒不懈全付所覆罔有內外信得乎天君
之稱也

太史公曰甚矣致治之難也以天君之德繼祖宗積
累之業得衆得國叛業垂統雖漢祖唐宗蔑以加矣
而三紀之間天災時變寇賊姦宄接踵而起使天君
不敢一日放肆若使昏庸者當之鮮不隕身而喪國
時君世主豈可曰已治已安而留神於逸豫優遊之
域哉天君之一治一亂一失一悔俱足爲萬世人主

之龜鑑嗚呼安得與天皇氏齊年使吾人共化於執
中之道也

跋

心學之廢久矣庸儒俗士從事於尋摘之學而於人心道心大頭腦處不啻瞽者之黼黻聾者之笙鏞雖或有卓犖不羣之才強爲之說不幾近於適越之章甫哉左思之三都賦用覆醬瓿謂其固陋也王通之續經比豎瓦屋謂其僭踰也况此篇之作語意不如賦都文章不及續經其固陋僭踰亦已甚矣安得免覆瓿豎屋之譏歟然所剽竊者經傳之旨也所比類者先儒之論也則雖無造詣淺深之別而亦足爲自得之師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後之看是書者只辨其

言之當否而已更何必追問其人之賢愚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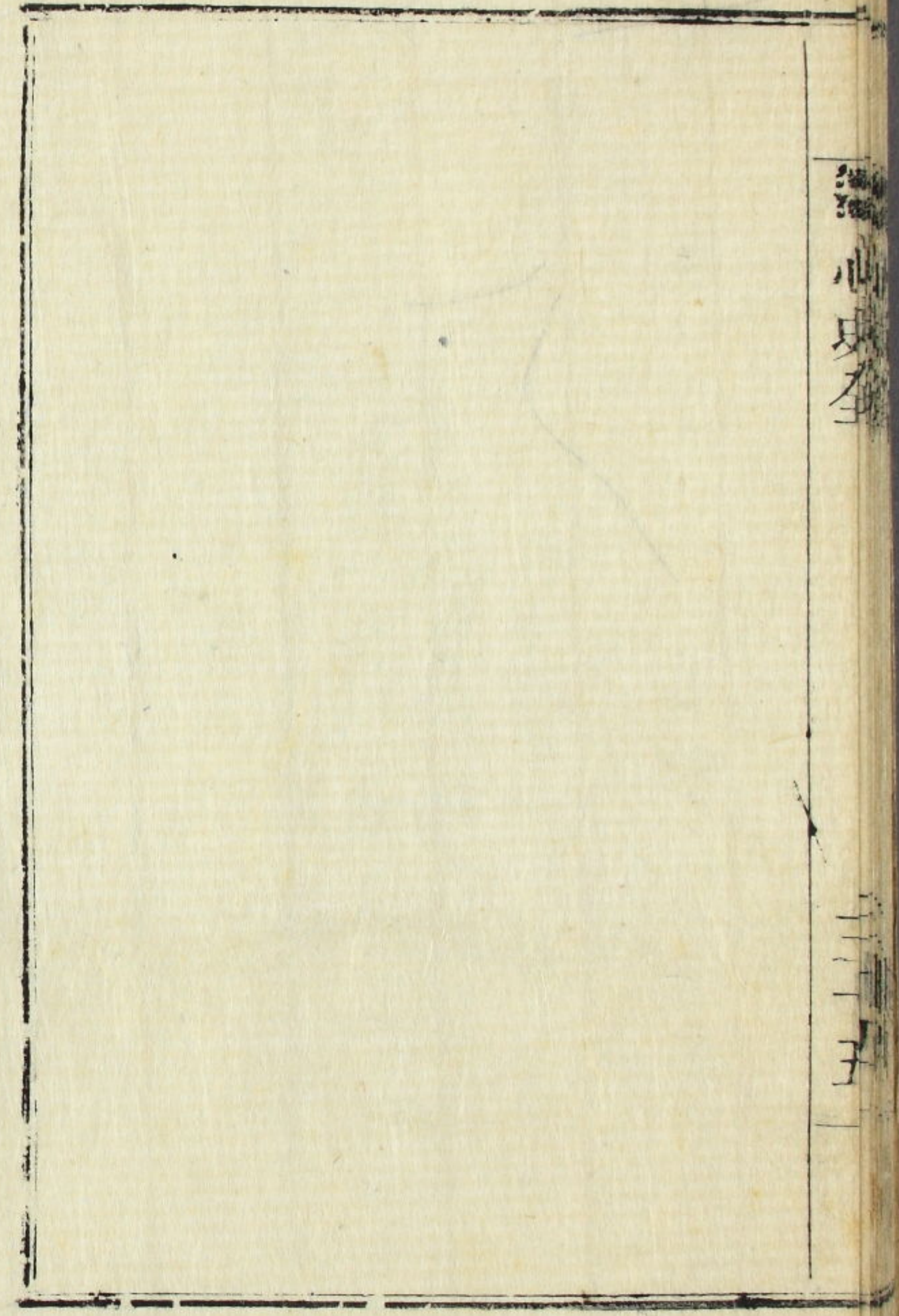
心史者何我 先君子歎五公所著也心者何身之君也何以稱史用史例也曷爲用史例史例莫嚴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表年以首事孔子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五典惇秩上下之禮而五禮庸褒有德則善可勸貶有罪則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猶以爲匹夫而行南面之權謂之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若天君則夫人而有之皮裡春秋則夫人而有之
 故此史成而上不僭於行南面之權下不嫌於用春
 秋之筆而撥亂反正之事行於吾身則一身之乾坤
 廓然常清邪念之為洪水戎狄龍蛇虎豹者無待乎
 抑之膺之放之驅之而其害乃去矣此又見諸行事
 非虛空言比也所以用其例俾治心者聽之精於入
 而誦之有味乎言之也其於聖人經世之志豈少補
 哉不肖男顯爽涕泣謹跋

不肖男顯爽
 憲時
 校編

乙酉秋刊

子
再
定



心
身
全

三
子

